

鹰城诸葛文化大观

西赵村的广告文化

●李荣欣

前不久,我在一篇小文中曾说到我老家西赵村的养花文化,其实,想想这西赵村里的广告文化,也是值得说道说道的。

留心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几年前在咱平顶山市区的大街小巷,经常会碰到吆喝着卖“张良姜”的。为啥街头商贩都说自己卖的姜是“张良姜”,不说是别处的姜?这恐怕与“张良姜”在咱这里名气大有关。在平顶山地区,张良姜是很有名气的,早在60多年前,我刚懂事的时候,在俺老家西赵村,就常听人念叨这句话:“召村萝卜张良姜,苗侯闺女不用相。”据百岁老人讲,这话老辈子就有。这其实是一句民间自然形成的广告语,是说召村的萝卜,张良的姜好,苗侯的闺女漂亮、贤惠,这也是对平顶山地区的物产及人文的评价。怪不得卖姜的要吆喝“张良姜”来吸引人。

由这句民间广告语,我又想起了俺村另一句流传已久的广告语——“叶县北,襄县南,汝坟店有个大柿园”。我的落草地儿(出生地儿)西赵村与汝坟店村一河之隔,也是60多年前懂事起,我就知道,目睹过汝坟店的大柿园。听父辈们说,这汝坟店的大柿园是很早很早就有,且上世纪60年代,我在叶县县城读高中时,老师上课说到当地名产时就曾讲到。等我见到它的时候,这柿园里到处都是是一楼粗一楼粗的大柿树。这些大柿树,一到秋天,就挂满红灯笼似的红柿子,很是壮观,很是养眼,很是诱人。

值得说道的是,这汝坟店的柿子和别处的柿子还真有所不同。汝坟店的柿子到秋冬冬初“烘”的时候,薄如绵纸的外壳内包着的烘柿瓤是一包“水”,这“水”极甜极甜,很养人很有味,是哄孩子、敬老人的上品。我们那时候不说吃柿子,是说“喝烘柿”。咋喝?粗拉的是把烘透的柿子,揣(rǔ)到嘴里,柿水下咽,柿皮吐掉。雅气点的是掐来一只麦秸棍(tǐng),把它插到烘柿上,慢慢吸尽柿包里的水,品它的甜味、香味。柿水的甜,不同于蔗糖的甜,它有股蜂蜜的味道,咽下后,很舒服很惬意,回味无穷。那时候,我父亲常用一个“小猫篮”盛几个柿子,挂到梁头,等到过年的时候,拿来拌炒面吃。那香甜啊,真是无法用言语述说。

可惜这些年来我再也没有过这种享受,在街上总碰不见卖汝坟店烘柿的,一打听,原来汝坟店的那个柿园不在了。汝坟店的烘柿太独特,别处的冒充不了,也替代不了,很想它。好在听人说汝坟店人这几年又栽下了柿树,想来很快又能喝上汝坟店烘柿了,我等着……

曹镇的故事

●郭连卿

曹镇即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毗邻白龟山水库,得天独厚的水利资源加之沃野的良田,是我市出了名的鱼米之乡,素有鹰城小江南之美誉。此外,莲藕和肉肉等也比较出名,而本文要说的曹镇曹镇村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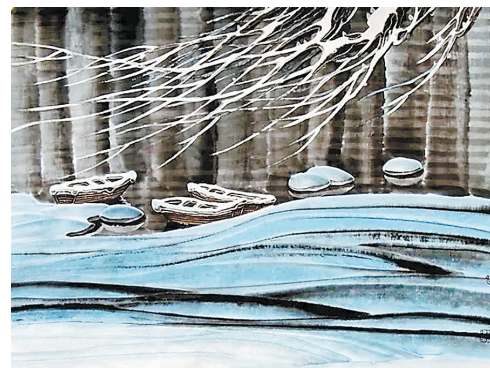
相传北宋年间,该村有一位普通的曹姓女孩,因为家中缺衣少食,显得十分丑陋,时常遭受嫂嫂的辱骂与刁难,然而到了妙龄之时,这女孩却出落得亭亭玉立,犹如出水芙蓉,十分漂亮,后被选入皇宫封为娘娘,深受皇帝的宠爱。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从此之后,曹家平步青云,如日中天,其兄更成为当朝显贵。伴随着曹姓家族的壮大,该村附近形成了规模较大的集镇。与此同时,又在此设置了类似于今天乡镇级别的地方政府,故此曹镇之名逐渐远扬,并流传至今。

经过千余年的演变,如今的曹镇村由曹东、曹北、曹西三个自然村所组成,人口万余人,也是现如今曹镇的所在地,不仅每月农历的初六、十六、二十六有集市,而且每年的二月初五、十月初十更有延续千余年的物资交流大会。

再说当年这位权倾朝野、奢华至极的曹国舅——戏曲《下陈州》里的大贪官,到了晚年,他大肆敛财,不仅贪污受贿,买官卖官,还私设公堂,欺男霸女,草菅人命,且屡屡不思悔改,因为皇帝宠妃的哥哥,一直逍遥法外。后来,他竟然大旱之年利用赈灾之机,米中掺沙,干起了更加伤天害理的勾当。于是有人冒死进京告状,圣上便暗中派遣包拯到曹镇私访,然而由于消息泄露,包拯被囚禁于曹家水牢之中受尽了酷刑,险些丧命,多亏侠义之士搭救才转危为安。闻此,龙颜大怒,曹姓家族遭到了灭顶之灾,而一些远房宗亲为躲不测,纷纷改名换姓以避祸端。如今村中的史姓、阮姓,据说皆是从那时而来。“史”有以史为镜改过自新的意思,“阮”与软谐音,寓意圆滑变通。

从此之后,该村曹姓之人大为减少,即便到现在也寥寥无几,而史姓和阮姓却是旺门大族。当年因禁过包拯的水牢至今完好,在曹西村一阮姓村民家中,上方用碾盘所盖,井口直径约有1.5米,井洞直径两米有余,井内阴森可怕,为石块圈拱,深度10米开外——这是上了年纪的村民众所周知的。



2 平顶山诸葛文化遗迹择要

有据。今山下稍西,有诸葛庙,东有金鸡冢,疑即武侯父祖葬处。盖武侯本琅琊人,避地而西,或自其前世已寓于叶,居南阳则自武侯始,未可知也。”

上文出自明嘉靖年间所编修的《南阳府志》,下文出自清同治欧阳霖主持编纂的《叶县志》,两下相照,足可为据。

(五)河南省文物保护委员会保护区

在对诸葛武侯祠的保护中,河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也给予了极大支持。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诸葛武侯祠与牛风碑的发现,在我市文史工作者和诸葛庙村民的呼吁下,经平顶山市有关部门上报,河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于1994年7月27日发文函告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原文如下:

关于保护诸葛武侯祠和碑刻文物的函

据调查,平顶山市老市场街(原名诸葛庙村)发现的诸葛武侯祠及明代石碑一通,对研究诸葛亮少年时代的生活、学习及其以后的思想形成和发展脉络,三国旅游线的建设,具有重要价值。为保护好此处遗址,请你们责成有关部门做好以下工作:

(以下四条要求略)

到了次年,碑刻得到保护,平顶山诸葛武侯祠的价值才逐渐为世人和史学界所知。

(六)金鸡冢与诸葛旧坟

《叶县志·舆地志·诸葛遗迹》载:在叶县平山下,有隋开皇二年断石幢云:此地有诸葛之旧坟。隋去三国未远,言必有据。今山下稍西,有诸葛庙,东有金鸡冢,疑即武侯父祖葬处,盖武侯本琅琊人,避地而西,或自其前世已寓于叶,居南阳则自武侯始,未可知也。

关于金鸡冢的来历及金鸡冢、金鸡石、鸡更石、金鸡枕和诸葛武侯定更枕,平顶山技师学院原高级讲师张西庆先生在《平顶山诸葛遗迹及其价值》一文中,进行了详细考证和说明。他是市诸葛武侯祠研究的发起者之一,上世纪60年代起,就为诸葛文化的研究走访当地宿老,踏勘荒山野岭,为保护祠宇留存作出了很大贡献。他认为金鸡冢就在诸葛武侯祠东北方向不远的地方,当年繁荣拓街工程中,在其处发现了汉代墓葬,由于墓葬一半在路旁房屋之下,也没有重要文物出土,并未引起当时有关部门的重视,遂就地封存了事。

(七)西湖村诸葛庙

西湖村位于平顶山市区东,叶县城东北三十里处,近沙河,东与舞阳县北舞渡镇相近。

西湖村诸葛庙记载于清同治年间《叶县志》,该志《祠宇》篇“诸葛武侯庙”条中记:“在平山下稍西。据断石幢云:旧有诸葛武侯祠,今止有庙。明洪武中里人萧田重修。县东北三十里西湖村,亦有诸葛庙,咸丰八年重修。”该志《建置志·村庄》中载:“西湖村在叶县东北三十三里,附庄七。”证明西湖村是个大村子,且村里自古就流传诸葛孔明青年时曾移居此地,躬耕学艺。

由此可知,西湖村诸葛庙是继高阳华里之后诸葛亮曾居平山的又一遗迹,时间在诸葛亮为其叔父守孝三年之后。

(八)寺沟断石幢

在牛风的碑文中,有一段“隋开皇二年断石幢

底

消失,固

然可惜可叹,

但诸葛武侯祠的文

化符号,却在平顶山人的

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座城市的灵魂,

在全国人民践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

让诸葛亮这位智慧永远闪亮在鹰城上空

而不至于黯然失色,应该是现代平顶山人的

历史责任。

1 诸葛亮与平顶山的关系

●杨晓宇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把诸葛亮看作智慧的化身,并称之为“智星”,但对其青少年时代的情况却知之甚少。自上世纪末平顶山诸葛武侯祠的突出价值被史学界认识之后,诸葛亮这一伟人和鹰城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也让世人对诸葛亮青少年时代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初步确定平顶山地区是诸葛亮青少年时代主要学习、生活、成才的地方,从而使鹰城的诸葛文化日益显现出灿烂之光。

相继病故,跟着叔父诸葛玄生活和读书。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南阳局势稍定,诸葛玄与刘表有了联系,受邀到襄阳出任豫章(今南昌)太守。不料,汉帝另任朱皓赴任,朱皓与刘表联手,诸葛玄被迫离开,后或病或伤抑郁而亡。诸葛亮葬叔于平山下父祖坟旁,躬耕垄亩,同时四方拜师学艺,广结朋友,终成奇才。

建安六年,他与徐庶拜谒谋圣张良并留字刻石后,方离开平顶山下。正如牛风《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碑文中所写:“躬耕南阳,尚在厥后。”此时的诸葛亮,已经是20出头的有志青年了。因而平顶山诸葛武侯祠在上世纪80年代受到史学界关注之后,立即引起各方面的重视。而平顶山市本身,就是在诸葛庙村的基础上建成的,所以也有一种说法,说诸葛庙是平顶山市的“根”。

“破四旧”,祠内碑刻又遭浩劫,只有牛风碑和几间旧房被保护下来。改革开放之后,卫东区妇幼保健院(即现在的卫东区人民医院第二门诊部)入驻,客观上保护了诸葛武侯祠的遗存。上世纪90年代初,大众路周围进行改造,诸葛武侯祠逐渐被蚕食。中原商场兴建时,占压了武侯祠的大部遗址,平山诸葛武侯祠消失在高楼大厦中。

(三)牛风《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石碑

牛风,明代南京太常寺卿,其《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石碑,是平山诸葛武侯祠现存唯一的物证。

1995年夏,在部分政协委员的呼吁下,牛风碑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卫东区委、区政府和该区建设路街道办事处及诸葛庙社区居委会根据市政府指示,邀请市社科院、市历史学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同志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就诸葛武侯祠的保护重修和旅游开发等进行了讨论,决定把诸葛武侯祠这唯一的物证——牛风撰写的《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石碑保护起来,并加强对诸葛武侯祠和诸葛亮青少年时代的研究论证。

该碑明确记载了明代重修武侯祠的情况,还提到了隋代开皇年间的旧石幢——上书“此地有诸葛之旧坟城高阳华里”,把平山诸葛武侯祠兴建的确切年代上推到隋开皇二年以前,并经考证得出:“侯之父若祖自琅琊避地,曾寓于此而葬焉。躬耕南阳,尚在厥后。”最后,牛风还充满感情地说出立碑刻石之目的,为“吾生千百年后得有所据”。从碑文内容看,诸葛亮青少年时代在平山一带度过是确切无疑的。

(四)《南阳府志》和《叶县志》的记载

明代《南阳府志》中有一段话明确记载了平山诸葛武侯祠的存在:“诸葛遗迹在叶县北山下,有一断石幢云此地有诸葛之坟城高阳华里。今山下稍西有诸葛庙,东有金鸡冢,疑此即孔明父祖葬处。盖孔明本琅琊人,避地而西,盖自其父祖已然,其居南阳必自孔明始也。此断幢岁月实隋开皇二年物。此时去三国未远,言必得其真,故据而书之。”

清代《叶县志》中亦记载:“诸葛遗迹,在叶县北平山下,有隋开皇二年断石幢云:此地有诸葛之旧坟。隋去三国未远,言必

踪影,仅余一通可以证明其历史渊源的明代石碑,孤零零地竖立原址,被诸葛庙村的老百姓自发保护着。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明初以来数百年间,平顶山诸葛庙村及其附近的村民,也有像牛风那样的乡贤名宦,曾多次对诸葛武侯祠进行修建和悉心保护。尽管诸葛庙遗址和金鸡冢已湮没于繁华街道和高楼大厦之下,但老百姓还是把珍贵的牛风碑保护了下来,并且沿袭了“诸葛”这一名称。他们还专门成立了诸葛庙保护协会,轮流值守,保护碑刻,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诸葛庙作为一个千年传统文化村落,到了今天彻

诸葛亮此时年方8岁,而后其祖父、母亲、父亲

(一)古老的诸葛庙村

诸葛庙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村以祠名,沿袭下来。这又是平顶山诸葛武侯祠存在和诸葛亮少年居留地的侧证。因为村名是古代历史的活化石,代代相传,成为口凭。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此地发现大煤田,就在村里安营扎寨,后建成平顶山市,诸葛庙村也变成了诸葛庙社区。除那通《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的石碑外,往日的庙宇和村庄已无踪影可寻。但是,诸葛武侯祠的存在是有籍可考的。

(二)平山诸葛武侯祠

有关平山(今平顶山)诸葛武侯祠较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明代南京太常寺卿、叶县人牛风《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的碑文中。该祠遗址在卫东区建设路街道诸葛庙社区(原诸葛庙村)繁荣街中段。据古稀老人们讲:原诸葛武侯祠规模相当大,香火很盛,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兵荒马乱,才香灭僧去,逐渐败落。

平顶山煤炭基地发现后,地质勘探队就驻扎在祠宇之内。由于当时物资匮乏、条件艰苦,勘探队员冬天生火做饭都拆用本就破败不堪的建筑材料,部分房屋被毁;文革时

3 做好诸葛文化,守好鹰城名片

从以上诸多方面看,平顶山诸葛庙村因庙而建,诸葛庙和诸葛武侯祠在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诸葛文化现象。它和应国文化一样,是珍贵的文化资源,是平顶山市的文化之根。在如今的全域旅游开发中,也是宣传平顶山的一张亮丽名片。

虽然,平顶山诸葛武侯祠逃不脱历史上的战火与风雨侵蚀,有多次修葺重建;现代矿区开采,又让本就破败的武侯祠雪上加霜,但诸葛庙村的早期名字,也把平顶山诸葛武侯祠的存在公诸于世。随着平顶山市这座工业城市的兴建和扩张,诸葛庙已经不见以往的